

毛漢光 著

中國中古社會史論





---

中國中古社會史論

---

毛漢光 著

# 中國中古社會史論

---

1988年2月初版  
1997年9月初版第二刷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定價：新臺幣420元

著者 毛 漢 光  
發行人 劉 國 瑞

---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電話：3620308·7627429  
發行所：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  
發行電話：6418661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6418662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

ISBN 957-08-1728-3(平裝)

中國中古社會史論 / 毛漢光著 . -- 初版 .

-- 臺北市：聯經，1988年

面；公分 .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ISBN 957-08-1728-3(平裝)

[1997年9月初版第二刷]

I. 社會 - 中國 - 歷史

540.9202

86010164

## 序

社會所表露的現象，林林總總，千頭萬緒，欲提綱挈領，抽絲剝繭，本已困難重重。而過去的社會現象，復由於史料缺乏，或史家記載角度不同，研究愈發艱難。後人探索既囿於材料，於是乎記載較詳部分常被細論，少見於記載者每被忽略，屢屢輕重失敘，難窺全豹。又國人記載歷史，有關政治活動者居多，而社會史要從政治史中爬梳而得，觀察一項社會發展，每困於政治史的斷代而不能通其變。在此一鱗半爪的社會史料裏，其能超越朝代更迭，點中演變關節，而為社會史探出蛛絲馬跡如前輩陳寅恪先生者，可謂鳳毛麟角。著者有鑒社會史有其獨自發展的趨向與意義，思前慮後，多年來習作試探性論文十餘篇，廣泛論及魏晉南北朝隋唐各代社會現象，以尋其脈絡，今將性質相關的論文，初步整合在〔中國中古社會史論〕的書名之下，以就教於世人。

本書所收社會史論文凡十二篇，分為總論與分論，總論有四篇，即：第一篇「中古統治階層之社會基礎」、第二篇「中古統治階層之社會成分」、第三篇「中古家族之變動」、第四篇「中古士族性質之演變」。分論有八篇，即：第五篇「三國政權的社會基礎」、第六篇「兩晉南北朝主要文官士族成分的統計分析與比較」、第七篇「中古山東大族著房之研究」、第八篇「從士族籍貫遷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第九篇「唐代大士族的進士第」、第十篇「中古大士族之個案研究——瑯琊王氏」、第十一篇「隋唐政權中的蘭陵蕭氏」、第十二篇「敦煌唐代氏族譜殘卷之商榷」。

在中國中古時期，政治社會中存在著士族的現象，史籍中屢見不鮮，前人論著中雖然使用名稱不一，但亦均肯定這個事實。著者在總論第二篇「中古統治階層之社會成分」一文中，統計〔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隋書〕、〔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等十七種正史中列傳人物，將其分類分期，製成中古統治階層社會成分統計表，這個表當然無法包括所有當時代的人物，但由於出自正史中的記載，應該屬於當時的重要人物，若將其看作自然取樣，或可以代表當時重要人物的社會成分。表中各類人物在各期之升降，可與史籍記載中的事蹟相互印證，例如史書上說梁陳之際寒素頗獲重用，反映在表中梁陳時期確有寒素比例上升、士族比例下降的現象。實際上每一期皆可成爲一個分析的單元，自漢末至唐末本書共分爲二十七個代(Generation)，代與代之間各類人物皆有種種上升或下降的變動現象；本書分論第五篇「三國政權的社會基礎」一文，即取漢魏時期（即本書前三期）寫成專論，作爲引伸討論總論總表之一隅。分論第六篇「兩晉南北朝主要文官士族成分的統計分析與比較」一文，是特別將九品官人法時代政治統治階層中主要文官——尤其是掌握政務的三省官吏及掌握仕進的選舉官吏——挑出，統計並分析其社會成分，觀察士族與主要官吏的結合的程度。

總論第三篇「中古家族之變動」一文，是以家族爲單位，觀察兩晉、南朝、北朝、隋至安史亂前、安史之亂至唐末等大段落中士族之盛衰，製作成表，亦以量化表示之。由家族內部結構之變化，可知從魏晉南北朝類似封建承襲型態，如何演變成隋唐諸房並重型態。分論第七篇「中古山東大族著房之研究」一文，是觀察隋唐士族主流——北朝山東大族——在歷史演進中分房分支之現象，並指出隋唐時郡望中之房支在政治社會中的重要性。分論第十篇「中古大士族之個案研究——琅琊王氏」一文，係個案分析當時大族。個案分析中古大族的



中外論文與專書已有不少，此文則按本書標準展開，與總論內中古士族之變動相呼應。分論第十一篇「隋唐政權中的蘭陵蕭氏」一文，則舉例說明南朝士族如何渡入隋唐政權。分論第十二篇「敦煌唐代氏族譜殘卷之商榷」一文，是一篇小考證文章，考證唐代諸譜關係：北平藏譜可能反映唐代前期家族，倫敦藏譜可能反映唐代後期家族，兩譜之間的差異，可能表示唐代各州郡大族之興衰。

總論第四篇「中古士族性質之演變」一文，論述士族內部的質變，即由武質而文質、由社會性而政治性、由代表性而官僚性、由區域性而中央化、由經濟性而形而上的趨向等。分論第八篇「從士族籍貫遷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一文，是論述唐代大族十姓十三家墓葬地由原籍遷至兩京附近，藉以說明其重心之移向中央，上述諸項質變可一一撰文細論，中央化乃是這類文章之一例。士族內部質變影響到其角色改變，也影響到其功能之喪失，如果有多項功能喪失，則其社會勢力也隨之衰退，此點可以解釋為何士族在魏晉亂世時興起，卻在唐末五代亂世時沒落。

總論第一篇「中古統治階層之社會基礎」一文，是在本書總論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依次完成後漸漸凝結而成，在凝結的過程中亦參照西方 Power Elite 理論，直接指出中古擁有社會勢力者乃政治統治階層之基礎，兩者高度的結合在各朝皆有史料證明，引用 Power Elite 理論的目的是希望抽出中古社會人物的共同性，作為建立中國型 Power Elite 的一環，或許對擬構世界 Power Elite 理想型時有所互補。分論第五篇「三國政權的社會基礎」前半段是實例分析，而分論中第九篇「唐代大士族的進士第」一文，則指出雖然隋唐已創行科舉制度，但唐代大士族子弟考取進士第者仍然甚多，這也是第三世紀至第十世紀士族占高級官吏之絕對優勢的原因之一。

本書總論各篇雖然仍以基本資料為行文之主體，但這四篇的設計是以社會史之架構性、原則性問題為前題。分論各篇主要重點在於社會史中之個案分析以及延伸討論。總論與分論之間有密切的線索相

繫，個案分析及延伸性文章可繼續撰寫，以加入分論的篇幅之中，如此或可使得總論中的架構更緊密，原則更具體；總論在分論文章的激盪之下，可能增加新的方向，或在深度上更向前邁進，從而又引發在分論中增加專題，這種良性循環是著作的長期目標，本書之出版只是這種循環之初步小結。

社會史的範圍可以包括極廣，本書論述的重點側重於社會中的上層階層，其原因是：其一，研究社會史最重要的是探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舉凡個人與個人、個人與團體、團體與團體之間的組合等皆是，如此才能把看似一盤散沙的人羣凝結起來，社會中的上層階層是人羣組合之一，雖不一定表示這一羣人是社會上最重要的一羣，至少可以說是較具影響的一羣。其二，資料因素：現存的中古資料如史籍、刻石等，對於上層階層尚保存一些記載，對於一般平民的記載則甚少，著者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其傅斯年圖書館藏有大量中古時期墓誌銘拓片，誌主大部分亦屬官宦人物、或官宦子弟，若與正史配合研究，可建立若干初步架構。其三，研究中古時期社會中上層階層的學者甚多，各有各的觀察角度，著者原本想先撰寫中古官僚政治，幾經考慮，覺得欲研究官僚政治，先得明瞭社會背景以及社會中人物的特質，否則便僅能知官僚的空架而無法深究其內涵，同時研究上層階層除了其本身在社會史上有重要意義以外，由於中古時期上層人物與官吏大幅重疊，對於觀察官僚架構中的人物活動，有莫大幫助。這二十年來，著者絕大部分時間在思考士族政治，但同時亦撰寫若干篇官僚制度的文章，希望能將歷史中社會、政治諸領域作某一角度的結合，其間的關鍵人物是士族。至於社會史中關於平民部分，著者一直非常重視，在撰寫社會史、政治史諸史之同時，一併收集一般平民之資料，然如果沒有大量出土的新資料，這方面的資料預計不會很多，但著者最後仍將勉力撰寫若干篇關於平民權利義務的論文，使社會史的研究獲得較為平衡的發展。

本書所謂「中古」，是指東漢獻帝建安至唐昭宗天祐年間（公元



197-906)，本書並不欲捲入中國社會史分期的論辯之中，其所以取這七個世紀作為研究對象，原因有二：一、漢魏之際是一個變革期，許多人物在這段時期升降，唐末五代又是一個變革期，既存的門第在這時期消融，根據本書總論第二篇「中古統治階層之社會成分」的統計表；如果將這七百年分為二十七個代，則士族自漢魏上升以來，在統治階層皆占百分之五十以上，至後唐時才降至百分之五十以下(註)，士族不僅在社會中是居主導地位，在政治方面亦占各期高級官吏之絕對優勢，在這個意義之下這七個世紀屬於同一個社會架構，朝代之更替似乎是換湯而不換藥，因此社會史的分期並不等於朝代之更替，以同一個社會架構作為研究社會史的大段落，則有其基本上的共同性。

本書各篇所採用的研究方法有：量化、分析、比較、個案、推論等，視題目性質、資料的多寡而定。

三十年前，著者就讀臺灣大學歷史系，聆聽勞榘師講授魏晉南北朝史，勞師的淵博及這個朝代的多樣性，使著者迷上了中國中古史。著者在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修習鄒文海師的西洋政治思想史，先師柏拉圖式講授方式，引導同學們層層深思，也啟發著者對中國歷史上許多問題的進一步探索。民國五十三年，著者進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正巧許倬雲師的研究室就在隔壁，許師新出版〔先秦社會史論〕，與著者的學術領域極為接近，著者有緣時時請益。又王伊同先生來院訪問，王先生〔五朝門第〕一書乃中古史甚具功力之作，在茶餘飯後，蒙王先生不吝指教，凡一年之久。不久，何炳棣先生回國開會，當時何先生〔明清社會史論〕一書已名滿史學界，著者僅一助理研究員而已，何先生曾主動多次特別約談、並嘉許勉勵著者在中國社會史方面繼續努力。民國五十九年至六十一年，著者至哈佛大學研究訪問，聽完楊聯陞先生、余英時先生講授的全年課程，並承蒙指教，總論第四篇「中古士族性質之演變」一文便是這段時期的研究專題。本

---

註 參見拙文「五代之政治延續與政權轉移」，〔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1本2分(1980)，該文性質大部分屬於政治史，將來擬收集在〔中國中古政治史論〕之中。

書若干篇論文係由陳槃師、嚴耕望先生審查，兩位長輩屢屢坦誠批改，令著者受惠良多，而陶晉生學長亦曾審閱總論稿，指正多處。

本書各篇的資料絕大多數來自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該館中最重要資料係當年傅斯年先生所收集，以研究需要為第一考慮，又在兵荒馬亂時遷臺，著者每每思及，若無該館豐富藏書，著者很多篇文章甚至連架構都無法樹立，即令勉強撰寫，其內容必定比現在更為疏漏。

一個抗戰爆發年月出生的人，處身於政治社會動盪的大洪流之中，能有三十年安定的就學與研究時間，已是異數，又能幸運地碰到許多學養深厚的老師與前輩先生們，並獲得豐富的研究資料與平靜的環境，異數已不足以解釋，或許是上蒼的恩賜吧。

江山毛漢光 民國七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 目次

序	i
<b>總論</b>	
第一篇 中古統治階層之社會基礎	3
第二篇 中古統治階層之社會成分	31
第三篇 中古家族之變動	51
第四篇 中古士族性質之演變	69
<b>分論</b>	
第五篇 三國政權的社會基礎	107
第六篇 兩晉南北朝主要文官士族成分的統計分析與比較	139
第七篇 中古山東大族著房之研究	189
第八篇 從士族籍貫遷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	235
第九篇 唐代大士族的進士第	339
第十篇 中古大士族之個案研究——瑯琊王氏	365
第十一篇 隋唐政權中的蘭陵蕭氏	405
第十二篇 敦煌唐代氏族譜殘卷之商榷	425
後記	445
參考書目	447
索引	467



# 總論



## 第一篇 中古統治階層之社會基礎

### 一、統治階層與社會領袖

影響國家政治者可以是少數人，也可以是多數人，也可以是人民全體，端視其政體的不同及人民對政治的關心程度而有差異。然而揮舞政治權力和直接行政者恒是全體人民中的少數人而已。墨斯卡氏的大著〔統治階級〕(Gaetano Mosca: *The Ruling Class*)<sup>1</sup>裏，曾經討論分析了各種統治型態，就其整個貢獻而言，最被人們採信的一點乃是在於他強調統治者在各種政體中只是整個人口的少數人。這是一個平淡無奇不言而喻的見解，但也是研究社會科學的最基本認識，有了這種認識才不會被某些政治哲學家帶向理想，而作罔顧現實的研究。然則吾人要問，統治階層既屬整個人口的少數人，何以能順利地統治多數人？純武力的控制只能解釋為一時的現象，是征服者或新建立王朝者的最初憑藉，但是一個政權若永遠憑藉其赤裸裸的權力是危險的，我們雖不可武斷地說這種方式不能保持長久，至少這種統治型態不會太穩固，被統治者誠然感到不舒服，統治者何嘗能高枕無憂。俗語云：「馬上得天下，不可馬上治天下」，顯然治天下與得天下的方法不同。統治階層既不能由多數人參與，則如何能得到多數人的支

---

<sup>1</sup> Gaetano Mosca: *The Ruling Class*,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39.



持呢？我國歷來採用的方法之一，是統治階層實施為大多數人的福利政策，孔子的仁政、孟子的民本思想是也。但是人民需要什麼？如何去實行？並非容易之事，統治者認為一種政策有利於人民，而實際上卻常是擾民或害民，尤其在古代社會科學不發達，對於政治社會上若干問題沒有深刻的研究，民意不能很正確地表達，在這種社會裏，即令有心想把事情做好的統治者，有時也無形中做些損民之事。從這方面而言，由民間出身的人物，猜測人民的需要較為準確，但是到了第二代以後，子孫們「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故而我們常常看到民間出身皇帝若干措施受到讚美，而末期皇帝不是暴君便是昏君，盡是做些害民之事，所以所謂仁政、民本的福利政策，尚屬學者們的理論階段。

另一種獲得大多數人支持的方法是引用社會領袖參與統治階層。社會中領導階層一方面是社會力量的中堅分子，一方面能反映社會一般需要，我國歷史上能夠安定社會及穩定政治者，大都採取或巧合了這種辦法。社會領袖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使我們想起羅素在其〔權力論〕(Bertrand Russell: *Power—A New Social Analysis*)<sup>2</sup> 第三章中所舉的例子——「即引誘羊羣上船，必須使用強力將其領袖拉過舷門，其餘的於是便自動的跟了上去」。當然人類比動物複雜得多，人的思想豐富，生活多姿多彩，長於某一方面者，可能短於其他方面，也就是說某些地方是他的強點，某些地方可能是他的弱點，我們如果假定強點即是力量即是權力，則人類相互間的權力大小是如此地複雜，以致無法像動物一般地很明顯找出自然領袖來，但是社會領袖畢竟是有的，這需要從綜合力量的分析中獲得。綜合力量是多元的，正如羅素在〔權力論〕中所說：從社會意義上將權力分為若干種，即僧侶的權力、帝王的權力、赤裸的權力、革命的權力、經濟的權力、輿情的權力、教條的權力等。我們融合羅素之意，可將權力分析為下列幾種：(一)赤裸的權力：依羅素云，這種權力是剝去所有其他權力，

<sup>2</sup> Bertrand Russell: *Power—A New Social Analysis*, 王鳳喈譯本。

最後所表露的力量，亦即當人民尊敬或服從權力，而非為其他任何理由時，其權力是赤裸裸的，如武力、如打手等。(二)傳統權力：人大多數是依習慣而生活，對於慣例常視為當然，而不去想一下。傳統權力有習慣力量擁護它，它不須以理由肯定自己，也不須繼續證明，反對它卻需要強大的力量，從這時就可發現傳統權力的存在。一般而論。第一代開國之君或憑武力，第二代即可能初具傳統權力。(三)知識權力與宗教權力：除了「知識即力量」以外，知識與宗教本身都被人們認為有某些神秘性，一個社會裏知識及宗教權力的大小與該社會對其敬仰程度成正比。(四)經濟權力：由於經濟權力常常衍生其他權力，或表現在其他權力上，所以許多人相信經濟權力不是原始的，而是轉成的。但也有許多人認為經濟因素是人類文化中最重要基因，因此經濟權力也具根本性與原始性。(五)輿情權力：憑藉宣傳力量，製造出社會上共同的欲望、目標、價值標準，而使符合者獲得公認的價值，不符合者蒙受壓抑。這些權力的組合狀況是很複雜的，而權力組合後的大小可以決定人類在社會上的階層。

拉斯威爾氏 (Harold D. Lasswell) 亦從事於權力的研究，他認為社會上有許多有價值之物 (Available Values)，獲得較多者是傑出之士 (Elites)，獲得較少者便是人民大眾<sup>3</sup> (Masses)。「價值」是拉斯威爾所認為產生權力的原素，他是以另一角度分析權力，然而其所指的“*Influence*”與羅素所謂“*Power*”在意義上有異曲同工之妙。而兩氏皆共認社會領袖是綜合某些優勢而產生的。

有關社會領袖的研究，自 Vilfredo Pareto 提出“*Elite*”觀念以來<sup>4</sup>，經 Gaetano Mosca 系統整理<sup>5</sup>，有 Thostein Veblen<sup>6</sup>、Joseph

<sup>3</sup> Harold D. Lasswell: *The Political Writing of Harold D. Lasswell*, p. 295.

<sup>4</sup> Vilfredo Pareto: *The Mind and Society*, Brace and Company, 1942.

<sup>5</sup> Gaetano Mosca: *The Ruling Class*,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39.

<sup>6</sup> Thostein Veblen: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Viking press paperback 1948. First published 1899.

Schumpeter<sup>7</sup>、Ferdinand Lundberg<sup>8</sup> 等著重經濟角度分析，有 Harold D. Lasswell<sup>9</sup>、Raymond Aron<sup>10</sup> 等著重政治角度分析，有 Stanislav Andreski<sup>11</sup> 著重軍事角度分析，James Burnham<sup>12</sup> 著重商業經理之分析，有 S. N. Eisenstadt<sup>13</sup> 著重官僚之分析，有 Karl Mannheim 對智識方面之分析<sup>14</sup>，而 C. Wright Mills<sup>15</sup>、G. William Domhoff<sup>16</sup>、及 Robert A. Dahl<sup>17</sup> 等氏對美國社會之研究，已綜合各種角度的 Elites 而論之。

以中國史為研究 Elites 的著作，有許倬雲師〔先秦社會史論〕<sup>18</sup>、Wolfram Eberhard: *Conquerors and Rulers: Social Forces in*

<sup>7</sup> Joseph Schumpeter: *Imperialism-Social Classes*,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1th printing 1971. First published 1955.

<sup>8</sup> Ferdinand Lundberg: *The Rich and Superrich*, Bantam Book, Inc. 4th printing 1969. First published 1968.

<sup>9</sup> Harold D. Lasswell: *Politics-Who Gets, What, When, How*,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1th printing 1968. First published 1958.  
Harold D. Lasswell, D. Lerner and C.E. Rothwell: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Elites*, 1952.

<sup>10</sup> Raymond Aron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Ruling Clas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I, 1950.

<sup>11</sup> Stanislav Andreski: *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Socie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sup>12</sup> James Burnham: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sup>13</sup> S.N. Eisenstadt: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Historical Bureaucratic Societies*, Free Press paperback, 1969. First published 1963.

<sup>14</sup> Karl Mannheim: *Ideology and Utopia*, Harvest Book paperback. First published 1936.

<sup>15</sup> C. Wright Mills: *The Power Eli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perback 1959. First published 1956.

C. Wright Mills: *White Coll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3th printing paperback 1964. First published 1951.

Compiled by G. William Domhoff and Hoyt B. Ballard: *C. Wright Mills and the Power Elite*, Beacon Press 1969. First published 1968.

<sup>16</sup> G. William Domhoff: *Who Rules America?* Prentice-Hall, 1967.

<sup>17</sup> Robert A. Dahl: *Who Govern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1th printing 1967. First published 1961.

<sup>18</sup> 許倬雲 *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關於這方面的論文還有：「西漢政權與社會勢力的交互作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5本，1964。

「三國吳地的地方勢力」〔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7本上册，1967。